

從「這是什麼緣故呢？」

談鄔昆如教授生命哲學緣起的端倪

周景勳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tribute to Professor Woo Kun Yu's lifelong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It is a reflection on how, in his younger days, Woo became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philosophical thought. During his formation in the seminary, he learned Latin and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which became an asset to his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his book Fairy Tales on Existence, it can be seen that, in his younger days, Woo's creativeness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stemmed from the question "Why?" This question opened his mind to the realm of serious thinking and helped him discover the interesting mindset of "fairy tales." These constituted the prologue to Woo's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philosophy, leading to the elucidation of his ideals, faith, thinking, feelings and*

*self-awareness. In this paper, I try to use the poetic prose of philosophy to study the clues of Woo's thinking in his younger days, to comprehend the background of his struggles and to reflect on the persevering spirit of his ideals and goals.*

## 前言：

這是一篇討論鄔昆如教授生命哲學思想緣起的文章，從他年輕時對生命目標的擇善固執說起，看來不純是哲學的探討，而是要從鄔教授的生命經歷的奮鬥中，透過他在信仰的反省和心靈追尋的思考中，描繪了生命哲學的緣起階段所帶來的影響：可說是影響他今天能成為當代中國著名的哲學家的基石。

從「這是什麼緣故呢？」說起，是鄔昆如年輕時不斷「問自己，也問天主，問世界，問所有的存在……」的問題，他一方面「問」，另一方面便尋找給自己作答的「答案」，因此，他常常思索，也常常尋找資料，常常閱讀，常常寫作。開始時，生命哲學的內容當然沒有那麼的成熟，而且充滿著文學的味道，有思想也有感情，有童真也有老套，有現實也有幻想……年輕的鄔教授就在信仰的追尋背後，和哲學的學習中，開始了寫作的生涯，以「存在的童話」方式，將生活的信仰和哲學、現實與想像、描繪在文學裡。因著他努力的反思，他毅然的離開安穩的生活，考進台灣大學攻讀哲學，哲學畢業後，再尋夢他原先的信仰獻身，前往奧地利攻讀神學；神學畢業後，

為確立自己生命哲學的理念，前往德國攻讀哲學博士。獲得博士後，回國（中華民國）教授和深入研究哲學。此時，偶爾找回年輕時所寫的文章，雖然不及現時思想的成熟，但鄔教授願意將年輕時幼稚的思潮結集成書，命名《存在的童話》。為鄔教授來說，《存在的童話》是他生命的揭示和奮鬥的歷程，充滿著挑戰，也充滿著理想，因為他在尋找真實的自己，建樹生命憧憬的光輝，戰勝生命的考驗；在《存在的童話》中，描繪他的理想、信仰、哲學、感情、覺悟。藉《存在的童話》鼓勵年輕學者堅毅努力，不要懈怠，恆心學習和思索，在哲學的領域中，必能有所成就。

這篇文章目的在於幫助讀者解讀鄔教授的《存在的童話》，好能了解鄔教授在哲學田園中的奮鬥和努力，建設和開拓出自己的生命哲學，從形上學、人生哲學、認識論和倫理學等思想領域，將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融合起來。

## 一、楔子：哲學的啟蒙與奠基

蘇格拉底的哲學反思，是以一個問題打開話題：「我是誰？」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幫助人思考：「何謂每天幸福快樂的生活方式？」

聖奧思定的生命哲學為人揭開一個凝神的問題：「當我說愛天主時，我愛的是什麼？」<sup>1</sup>

<sup>1</sup> 曾慶豹，〈淚水、祈禱與書寫——重讀奧古斯丁《懺悔錄》（代序）〉，《重讀奧古斯丁〈懺悔錄〉》（台北：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2），頁XV。

聖多瑪斯的形上學幫助我們探討：「生命的起源及存在的原因是如何的？」<sup>2</sup>

笛卡兒的方法論從「咦，是這樣啊？」給人思考：「如何才能擁有自信？」<sup>3</sup>

洛克認為一切知識皆源自經驗，引導人反思：「為什麼經驗如此重要？」<sup>4</sup>

康德的《純粹理性批評》中告訴人：「對本身判斷到迷惘時，該怎麼辦呢？」<sup>5</sup>

齊克果的存在關懷教導人要將自己放在希望中：「如何幫助自己戰勝絕望？」

沙特強調：「人要擁有主體性的生活」，展開存在先於本質的思潮：「什麼是自由的活著？」<sup>6</sup>

鄔昆如教授卻在反思問題時，給人作出生命的探源索因的問：「這是什麼緣故呢？」

就是這一問，奠定了鄔昆如教授的哲學思想和士林哲學研究的基礎。

2 丁福寧，《多瑪斯形上學》（台北：商務印書館，2007），頁239。

3 小川仁志著，鄭曉蘭譯，《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學課》（台北：麥田出版，2016年），頁33-34。

4 同上，頁55-56。

5 同上，頁95-96。

6 同上，頁153-159。

為什麼鄔昆如會如此一問呢？我們相信：「發問題、對事物的懷疑、願意尋求事物真相和答案等，都是『培養智慧、發現真理、印證價值』<sup>7</sup>的哲學探索。」

為什麼鄔昆如會這樣問呢？我們相信：

「這樣問，一定有其因，為的是要：找出其果。」

如此，我們要明查一下：

鄔昆如教授的生平背景<sup>8</sup>：從生平的記述中，有些沒有清楚說明的地方，對鄔昆如教授的成長和思維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這便是本文題目所說的「生命哲學的端倪」。

7 傅佩榮，《哲學入門》（台中：正中書局，2010），頁14。「如果問我：『哲學是什麼？』最簡單的回答是：『培養智慧、發現真理、印證價值。』」

8 生平大事記：

1933年1月24日，生於廣東省龍川縣雅奇鄉凹背村，父鄔文禮，母黃九妹；家世務農；兄弟姊妹十三人，氏排行第十二；家貧，兄姊多人移民南洋馬來西亞謀生。

七歲啟蒙，1940年春，入村中啟智小學；1943年冬，十歲，初小四年畢；半年幫農放牛；1944年秋，十一歲，赴離家二十華里旺泥塘讀高小；1946年秋，十三歲，高小畢業，隨即赴二百五十華里外梅縣聖若瑟中學，就讀初中；1949年夏，十六歲，初中畢業；神州變色，因中學為天主教所辦，又因學校在國共內戰中，曾協助國軍，許多學生被判勞改。氏勞改近三年，於1952年3月27日，逃至香港。時年十九歲。

香港六年一夢，夢醒時已在香港開往台灣的四川輪上；1958年9月16日，氏隨二千五百多位港澳僑生於基隆上岸，時年已二十又五；隨即住進國立台灣大學第十二宿舍，並在文學院哲學系註冊。每月由僑務委員會以及救災總會各發放半月飯票，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必需。

大學生活四年，主修西洋哲學，並努力學好德文；加上在初中時已熟練的英文和拉丁文，大學畢業時，對西洋文字已有相當的基礎。1962年秋，年二十九，遠渡重洋，入奧地利銀色堡（Innsbruck）大學神學院就讀，神學四年中，學好希臘文，並略懂希伯來文。1966年夏，三十三歲，以神學碩士學位

「1946年秋，十三歲，高小畢業，隨即赴二百五十華里外梅縣聖若瑟中學，就讀初中；1949年夏，十六歲，初中畢業；」這一段歷史所描述的是：鄔昆如進入了天主教梅縣教區的小修院成為小修生，小修院的訓練不單單是學業上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要專心學習拉丁文，預備在中學畢業後進入大修院進修哲學和神學的。因為天主教教會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前，修院中的哲學和神學都必定用教會的官方語言拉丁文教授和學習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1966年以後）才批准地方教會用本國語言學習哲學和神學的。除了拉丁文外，更重要的是靈修的人格教育，也就是現時代的「生命教育」。

「1949年夏，十六歲，初中畢業；神州變色，因中學為天主教所辦，又因學校在國共內戰中，曾協助國軍，許多學生被判勞改。氏勞改近三年，於1952年3月27日，逃至香港。時年十九歲。」為什麼可以隻身逃到香港？年輕，沒經濟，卻有理想。因為年輕的鄔昆如，在小修院時便立志修道做神父。天主教梅縣教區的主教有意送修生們前往香港華南總修院，接受三年哲學和四年神學的培訓，好預備大修生們在七年的培訓後，回教區晉升神父。當時，在香港華南總修

院進修的梅縣教區大修生中，有一位大修生胡振中，後來成為香港教區主教的主教胡振中樞機。鄔昆如在勞改後，梅縣教區的主教便馬上送他到香港華南總修院，先練習拉丁文半年，才正式進修三年哲學。攻讀哲學期間，鄔昆如已培養自己喜歡反省和寫作；從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對生命的關懷，充滿希望、擁抱本性的美善、保存心靈的純樸真實和趣緻。猶如鄔教授自己所說的：「在偶然的一個機會裡，翻閱了以前香港的一份雜誌——『青年文友』<sup>9</sup>合訂本，發現從一九五六年（民國四十五年）起就刊登的童話。……於是，興緻一來，把它們影印下來。影印本原來要放在身邊，有空時偶爾看看，回憶一下昔日的生活情況，以及自己對人生的體驗，藉認識世界、認識別人、認識自己。」<sup>10</sup>生命的回憶充滿著一股不可言喻的力量，可以是正能量的，也可以是負能量的；為鄔教授來說，《存在的童話》是他生命的揭示和奮鬥的歷程，充滿著挑戰，也充滿著理想，因為他在尋找真實的自己，建樹生命憧憬的光輝，戰勝生命的考驗；在《存在的童話》中，描繪他的理想、信仰、哲學、感情、覺悟。一九五六和五七年，鄔昆如修生在華南總修院攻讀神學一、二年級。一九五八年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抉擇：留在華南總修

（Licentia）畢業。是年秋，轉赴德國慕尼黑大學，攻讀哲學學位。1969年2月，年三十六，以 *Magna cum laude* 成績獲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修習「博士後」，為期半年；是年秋，應國科會和母校台大之聘，回國講學，任教台大哲學系，至1995年7月31日退休為止。時年六十二。

同年八月，轉任輔仁大學哲學系，至2003年1月，年滿七十，退休。

同年八月，受聘輔仁大學哲學研究中心專任至2007年7月。

2015年2月17日，逝於台灣台北。

<https://www.facebook.com/追思鄔昆如老師-1587333574813734/>。

9 很多人研究文學會忽略像《知識》、《青年文友》、《學生時代》、《南燕》這類綜合性的學生刊物，以為與學術無關；須知這些刊物的編者本身多是文人，缺稿時常會邀友好「捱義氣」，從海外報刊轉載高水平的作品，或親自操刀，胡亂改個筆名填空，研究者切勿錯過。《青年文友》創刊於一九五二年初，一直出一九六三年末才停刊，算是一份長壽的期刊。

<https://huitingming.wordpress.com/category/%e3%80%8a%e9%9d%92%e5%b9%b4%e6%96%87%e5%8f%8b%e3%80%8b/>

10 鄔昆如，〈寫在前面〉，《存在的童話》（台北：先知出版社，1972），頁4。

院完成神學課程，預備晉升神父，抑或離開總修院，把握到台灣大學唸哲學的機會呢？這是從一個理想跳到另一個理想去的抉擇，兩個理想都一樣的好。鄔昆如修生為了表達自我心中的憧憬，寫了兩篇童話，說出了心中的話：〈天鵝與水鴨〉——「但願人們都成為『理想的我』，而不急於變作『我的理想』。」<sup>11</sup>在〈小水鴨的夢〉中訴說了心中情：「人生中有夢，夢中亦有人生。人生與夢的關係，也許就是理想與現實的關係吧！理想中的現實與現實中的理想，究竟是否能統一？抑或二者根本就是一物之兩面？」<sup>12</sup>

「香港六年一夢，夢醒時已在香港開往台灣的四川輪上。1958年9月16日，氏隨二千五百多位港澳僑生於基隆上岸，時年已二十又五；隨即住進國立台灣大學第十二宿舍，並在文學院哲學系註冊。每月由僑務委員會以及救災總會各發放半個月飯票，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六年在香港華南總修院的生活，為鄔昆如喚起對哲學的興趣，期間所寫的童話可證實他對哲學的思考，雖然如他自己說的：「幼稚」，卻為他打開了探索生命哲學之旅：「這是什麼緣故呢？」此刻，鄔昆如驀然離開修院，前往台灣大學進修哲學，

11 鄔昆如，〈天鵝與水鴨〉，《存在的童話》（台北：先知出版社，1972），頁95-102。

作者註：文中所說的「鴨都農場」是指華南總修院，因為修院的地址是香港仔（Aberdeen，譯音：鴨巴甸）。在修院中接受培育的修生猶似水鴨，七年的培育後，便變成天鵝神父。「可是，天鵝先生啊！你既變成天鵝就永遠為天鵝，不能再變為水鴨了！」

12 鄔昆如，〈小水鴨的夢〉，《存在的童話》（台北：先知出版社，1972），頁103-107。

更在畢業時，以《聖多瑪斯五路》作為畢業論文<sup>13</sup>，可見香港華南總修院三年的士林哲學的教育對他的影響甚深。在台灣大學的四年，也幫助鄔昆如重思自己的哲學、信仰和對主的回應。

「1962年秋，年二十九，遠渡重洋，入奧地利銀色堡（Innsbruck）大學神學院就讀，神學四年中，學好希臘文，並略懂希伯來文。1966年夏，三十三歲，以神學碩士學位（*Licentia*）畢業。」鄔昆如遠赴奧地利銀色堡神學院攻讀神學，正顯示他對信仰的虔誠，以及他對修道的生活還是沒有放棄，重新反思在香港華南總修院時的天主的聖召，重返修院渡修道生活。神學畢業後，鄔昆如修生便晉升為天主教會的神父。鄔昆如在奧地利銀色堡神學院期間，正是天主教會在梵蒂岡舉行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時期，教會的改革更新和向時代社會的開放，強調內部革新，走向本位化；對外推動宗教交談對話，文化交談等。

「1966年秋，轉赴德國慕尼黑大學，攻讀哲學學位。1969年2月，年三十六，以 *Magna cum laude* 成績獲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修習「博士後」，為期半年；1969年秋，應國科會和母校台大之聘，回國講學，任教台大哲學系，至1995年7月31日退休為止。1995年8月，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至2003年1月，年滿七十，退休。並受聘輔仁大學士林哲學研究中

13 鄔昆如，〈臺灣士林哲學——形上學篇〉，何佳瑞主編，《臺灣士林哲學理論發展》（台北：輔大書坊，2015），頁4。當時學士也要寫學位論文：台大五零年代在畢業論文架上，就陳列著少許「士林哲學」的論文。筆者有幸，欣逢其盛，1962年的學士畢業論文：《聖多瑪斯五路》也陳列在座。



心專任至2007年7月。2015年2月17日，逝於台灣台北。」鄔昆如神父的博士論文：《莊子與古希臘哲學中的『道』(logos)》正揭示了中西哲學的融通，也表達了哲學與信仰的和合及本位化。在回台灣大學任教的初期，因生活的轉變，向教廷申請離開神職，獲教廷批准還俗，便專心發展哲學的研究和教育。2007年至逝世前，常前往中國武漢中南神學院義務的任教。<sup>14</sup>

我們從「哲學的啟蒙與奠基」中，對鄔昆如教授的一生作出簡單卻有深度的平述，是要肯定一個信念：好的開始便是成功的基礎和磐石。誠如鄔教授所體驗到的：「但願人們都成為『理想的我』，而不急於變作『我的理想』。」和「人生中有夢，夢中亦有人生。人生與夢的關係，也許就是理想與現實的關係吧！理想中的現實與現實中的理想，究竟是否能統一？抑或二者根本就是一物之兩面？」在面對人生的矛盾時，我們依然能聳立在「一真善美聖」的形上基礎上，了悟自我生命的尊貴性、獨一性、美善性和神聖性；然後作出生命的抉擇，不致破壞或毀滅生命的「一真善美聖」的特徵。鄔教授從年輕時便把握了哲學的思考方法，懂得向自己問：「問題」——「這是什麼緣故呢？」，再透過資料的搜集和理智的推論，加上感恩的信仰情懷，即用宗教的思想闡述了他悲天憫人的情懷，願意分享自己的一切，謙卑的接受批評和指導，如鄔教授在網頁上所說的：

歡迎您進入鄔昆如的網頁，祝福您身心平安！我是一個廣東東江上游的農家子弟，窮苦人家出身，能有機會念書，算是命運之神的眷顧；而所念的又是眾人視為艱深難懂的哲學，則更是上天的恩惠。回顧七十餘年的生命歷程，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都奉獻給了哲學；同時，也親身經歷了台省哲學以及哲學界的興衰。作為一個哲學愛好者，以及一位哲學教師，自覺有責任把自己以及自己的研究、教學成果，公諸於世，誠心接受各界的公評及指教。<sup>15</sup>

鄔昆如在年輕時的一問：「這是什麼緣故呢？」展開了他哲學天地，建築了哲學的夢飛揚，從哲學的端倪中開拓出自己的生命哲學，將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融合起來。

## 二、童話的反思：「這是什麼緣故呢？」

鄔昆如教授在「人生哲學」的課程中，明確的指出：哲學原是每個人生存在天地之間，生活在人與人之間，如何安身立命的學問，然而一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必須靠自己去思考、去體驗、去抉擇、去實踐，因此，哲學即是「愛智」，系統性、批判性的檢驗吾人判斷、評價與行動的方式。「人生哲學」主要探討人生與哲學的基本關係（知物、知人、知天），由此進入哲學的基本課題（知識論、形上學與價值論等），並經由傳統及當代哲學思潮的研讀，發掘其中所蘊含的人生智慧。<sup>16</sup>

<sup>14</sup> 何佳瑞主編，〈訪談鄔昆如教授〉，《臺灣士林哲學口述歷史》（新北市：輔大書坊，2015年），頁25-42。

<sup>15</sup> <https://www.facebook.com/追思鄔昆如老師-1587333574813734/>

<sup>16</sup> [http://www.ace.ntnu.edu.tw/files/archive/1192\\_c5ae91a9.pdf](http://www.ace.ntnu.edu.tw/files/archive/1192_c5ae91a9.pdf)

《存在的童話》同樣是闡釋安身立命的學問，幫助初學哲學的人，透過「童話」活潑的故事，啟動讀者進行思考、體驗、抉擇、與實踐。每一個童話都發揮了「知物、知人、知天」的哲學內涵，充滿了士林哲學的基本課題的內容：邏輯學、形上學、知識論、宇宙論、倫理學、人的哲學和神的哲學，更發揮生命存在的價值，尋索生命的理想。

我們可從《存在童話》內的〈海灘的形成〉這一則童話故事的開場白了解，鄔教授那一份輕鬆的幽默，揭開了片刻與永恆的交替：

片刻等於時間加永恆。

在永恆的片刻裡面，時間算得了是什麼呢？聽說有位信徒和上帝做了朋友，有一天，這個信徒跑到上帝的面前，要向上帝借錢；於是很婉轉地作了很長的一個導論：

「親愛的上帝，在你那裡一秒鐘，不就是等於地上一萬年嗎？」

「是的！」上帝非常高興。

「在你那裡的一毛錢，不也就是等於地上一百萬嗎？」

「是的！」

「那麼你就借給我一毛錢吧！」

「好的，請你等一秒鐘吧！」

上帝就在永恆裡面去找片刻。<sup>17</sup>

17 鄔昆如，《存在的童話》，先知叢書5（台北：先知出版社，1972年），頁25。

事實上，在《存在的童話》中，收集了十一則童話，每則童話的開始，都寫了故事的開場白，這些開場白按當時《青年文友》<sup>18</sup>的青年雜誌文章刊登的方式，是不會有開場白作介紹或描繪的；再看看開場白的內容，和童話的內容，似是兩種不同的文體，開場白的內容充滿著哲學與神學的反思，具有深邃的幽默哲理，無怪乎，鄔教授在出版《存在的童話》的〈寫在前面〉中多次強調：「幼稚」兩字，雖是謙卑語，也帶出了生命存在的轉化過程是多姿多采的，例如：「由香港而台大，由台大而奧國，而西德，再由西德而台大；十多年來，在學術上鑽研，而且偏偏在乾枯無味的哲學園地中耕耘；在失去理想彩色的世界上，能回憶一下五色繽紛的『童話』，看見自己以前的『幼稚』，當然會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排成鉛字，再一篇篇連起來，讀起來時，自己一定會不覺好笑；發表出來，給知心的人讀到了，也許會同樣發出會心的微笑。」<sup>19</sup>實在的，會心微笑的「幼稚」，在人心盪起一片漣漪，飄向日常生活的邊緣。每一個漣漪、每一篇童話、每一個字，都在反影出存在的荒謬。荒謬的體驗叫人返樸歸真、回復童心……。可見，鄔教授在出版《存在童話》時，為使童話加添幽默色彩和「老成與幼稚」的交替思考，好能給沒有時間談笑的繁忙社會，一點童心的感受，因為這一切都是現實和理想的混合結晶。更願這份歡笑聲發自每一個人的心靈，飄向每一個童心未滅的人的心裡。<sup>20</sup>

18 創刊於一九五二年初，一直出一九六三年末才停刊。

19 鄔昆如，〈寫在前面〉，《存在的童話》（台北：先知出版社，1972年），頁4。

20 同上，頁5。

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的心靈，請靜靜地想一想！

### 三、「這是什麼緣故呢？」：思想進新

鄔昆如教授強調士林哲學的思想進路是要把知識論作為哲學的入門，將形上學作為哲學的「體」，兩者是「理論哲學」；倫理學則是哲學的「用」，是實踐哲學。<sup>21</sup>《存在的童話》中的提問：「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要人透過思考尋索答案，在知識進路：「知物、知人、知天」的「三知論」，即從世物的現象中，觀察生成變化的原理，透過類比，把握存有的真相。<sup>22</sup>

首先，是透過童話的內容，給人找出生命的定位，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與天、地、自然、所有的人、萬物都產生互動的關係。

其次，人要面對生存的時間，接受生命的有限。誠如明朝謝祐（天錫）所言：「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又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人在有限的時間中，要常醒悟的反思，不可活在鏡花水月的虛幻中。「見聞知覺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這是一種生命的超越，具有宗教性的迴向，使有限的生命投向無限的生命，是生命的終極關懷，有目標的理念，好能止於至善，達至天人合一、道通為一、圓融一體。

<sup>21</sup> 鄔昆如、高凌霞，《士林哲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1996），頁79。

<sup>22</sup> 同上，頁86。

其後，人是生活在空間裡的，雖然活動力強而自由，但因自身的有限，便被局限在一個定位上。似是矛盾，卻有心靈上的無限擴充，即在局限中，也有思想和默觀上的無限空間，因此，人要配合生命的超越目標，就必須保存人性的「真善美聖」，便要修煉自己，在身心靈上達至天人合德、道德相融、心性和合。由是，人活在天地間，就必須做個「頭頂青天，腳踏實地」的頂天立地的人；人不是孤獨生存的人，是一個活在家庭和社會中的人，因此，人與人、人與天與地與自然便必須互相依存，便要愛護和珍惜「天、地、人」和「自然」，更要以主體的我，伸開雙手擁抱「天、地、人」和「自然」。鄔教授強調在求生存時：「出現『互助』、『合作』的思想和行動，而使人生活在人與人之間，能夠擺脫求生存的原始保育行為，而進入到道德層面。這種人際關係中的生活體驗，就如夫妻之間、親子之間、……進入到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思考，使社會的規範從『求生』走向了『求仁』。進一步而發揮了道德的文化功能，即是『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豪氣。」<sup>23</sup>

童話中所問：「這是什麼緣故呢？」是一個伸展的哲學話題，年輕的鄔昆如在接觸哲學初期，便思考人生的問題，並以童話的輕鬆和美麗的筆法描繪生命的幽默和注入彩虹，看來是幼稚，但有著生命的思潮延伸，為自己奠定紮實的基礎。由是，在出版《存在的童話》時，鄔教授補上的開場白便展現了他的幽默中的幽默，荒謬中的荒謬：「人不是荒謬的，世界亦不是荒謬的；人生在這個世界上卻是荒謬的。在這荒謬的人生中，你會遇上許多荒謬的事情。而這些荒謬的

<sup>23</sup> 鄔昆如，《人生哲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1994），頁2-3。



體驗，最能表現生動的，是以童話和神話的方式。」<sup>24</sup> 從鄒教授的哲理幽默裡為我們帶來深邃的反思，可以貫通中西哲學的理性與德性、信仰與修養。

在生命的交往中  
 「關係」將生命的隔離拉近  
 因此  
 中國人以「德」作為文化的內涵  
 以五倫的不同層面的關係揭示「德」的多面性  
 使心靈的善性得以呈現  
 「德」是「關係」的良好基礎  
 「無德」則是「關係」的疏離與仇恨  
 中國文化中展示「德」的多面性內涵是「十義」  
 「十義」揭示人倫的「德」  
 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德」  
 父慈子孝  
 兄友弟悌  
 夫義婦聽  
 長惠幼順  
 君仁臣忠  
 人必須按自己的身份修德立德  
 不是看他人的品格的好壞作回應

先立德以配：「配天」、「配地」  
 才能建樹生命  
 以德化人  
 以惠養心  
 以恕導性

#### 四、《存在的童話》的導讀

「一粒麥子如果不掉在地裡死了，它終究只是一粒；它若死了，就會發芽，吐葉，結出三十倍、五十倍、一百倍的麥粒來。如果把挫折看成死亡的考驗，那麼，長出麥粒的新生也正是通過挫折後的喜悅。」<sup>25</sup> 這段說話是鄒教授在正確人生觀的設計中，揭示生命意義時的肯定。

這是什麼緣故呢？

在人生的意義中，理想與現實往往是有矛盾的，因為在面對現實時，難免會有不少的困難；人生在面對挫折時，若早就有心理的預備，生命便有一股無憂無懼的力量，使人以平靜的心應變，發揮再接再勵的毅力，提升自我的意識和覺醒，輕鬆的處理失敗與成功之間的關係，培養心靈以締造幸福和喜樂，更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中的萬事萬物。<sup>26</sup> 由是，我解讀鄒教授引用的「麥子死了」的故事；故事的出處與來源是從《聖經》來的：——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12:24）

<sup>24</sup> 鄒昆如，〈寫在前面〉，《存在的童話》（台北：先知出版社，1972年），頁3。

<sup>25</sup> 鄒昆如，《人生哲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1994），頁437-439。

<sup>26</sup> 同上，頁434。

耶穌又在海邊上開始施教，有大夥群眾聚集在他跟前，他祇得上了一隻船，在海上坐著，所有的群眾都在海邊地上。他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事，在施教時，他向他們說：『你們聽：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種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飛鳥來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頭地裡，那裡沒有多少土壤，即刻發了芽，因為所有的土壤不深，太陽一出來，被曬焦了；又因為沒有根，就乾枯了；有的落在荊棘中，荊棘長起來，把它窒息了，就沒有結實；有的落在好地裡，就長大成熟，結了果實，有的結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他又說：『有耳聽的，聽罷！』（谷4:1-20）

這裡看出鄔教授將兩段耶穌的話融合成一個哲理的反省，鼓勵人要面對生命中種種的挫折和挑戰。鄔教授是要將理性與信仰融合貫通，發揮生命的超然力量。再從故事中找到生命的存在意識和自覺，誠如耶穌所肯定的：「有耳聽的，聽罷！」《存在的童話》最大的內涵意義和貢獻在於：

個人的自覺和努力，

為自己創造出存在的基礎，

並且為自己創造對未來遠景的可能性。

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在痛苦中創造幸福，

在荒謬中找條出路。<sup>27</sup>

27 鄔昆如，《存在主義真象》（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3），頁311-312。

在導讀中，我們看到鄔教授年輕時的「志於道」精神，有志納雲天，海涵五方的豪氣。從童話中，不斷的問：「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要將矛盾化解，為人生生活中的物質和精神找出和諧的融合，好能導出和諧的人生意義，開展一個正確的人生觀。從士林哲學的理念上立言：「無論哲學的重心是宇宙論，或者是人性論，或是二者兼有；其哲學核心當然是形上學中的人生觀。但是，其人生觀的定立，則有賴於其知識論，知識論的真假對錯如果可靠，其結論出來的是非善惡，也就容易變成可靠的，人性隨著去實行也就會實現存在；相反，若知識論中的情況有了變化，用錯了公式，走錯了門徑，也就會結論出錯誤的人生觀，因而也就導引人誤入歧途。」<sup>28</sup>事實上，《存在的童話》要人先考慮清楚「我的理想」和「理想的我」的區別。這是一個理智要處理的話題，是不可用情緒來面對和解決的；因為：「情緒的失常，往往是在行為作事之先，把『理想的我』放在前面，一旦這理想不能實現時，內心自然生起矛盾和荒謬的感受；但是，如果一開始作事就注意到『理想的我』，計算及我具體的一切條件，則會漸漸發現，在人生的三度空間中，祇有避免痛苦和獲得幸福才是人生的真正目標。……」<sup>29</sup>

用頭腦的冷靜來處理自己的情緒的問題，

用誠懇的愛心去愛世界和愛人類，

加入宗教信仰的超越體驗，

充盈希望，

28 同上，頁306。

29 同上，頁12。

是《存在的童話》給人的貢獻，

也就是說：用理性瞭解自己，

用愛心面對人類。

修正存在的法則，

使之合乎存在的事實：—

「寧願在現實中失落自己，

不願將自己陶醉在理想中；

寧願接受事實的痛苦經驗，

不願沉浸在虛偽理論之中；

寧願數著生活的瑣碎細節，

不要空洞的漂亮體系。」<sup>30</sup>

因此，我嘗試以哲學的散文詩方式來思考鄒教授年輕的思想端倪，了解他的奮鬥背景，加上默觀他對生命的理想和目標的堅毅精神，作出的反思：

### (1) 〈蘋果〉的童話

人世間中有多少的矛盾

每一個存在本身

因著罪惡而分別出善與惡來

這便是矛盾

—即存在就有著矛盾

幸好……有統一律的存在

人還能繼續生存下去

<sup>30</sup> 同上，頁14。

如果來一次火山爆發或地震

便可以了結矛盾的一生？

事實就是事實

不可用假設來作實

因為在事實的背後

沒有假設可以勝過事實的

也不能有所實現……永不可能實現

由是……直到現在

人依然在善惡的鬥爭中留住矛盾

永遠解決不了

—這是什麼緣故呢？

讓我們反省一下：

「……蘋果如果都是苦的，

夏娃就不曉得自己的裸體

人類也就不會被趕出伊甸園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誰又能以『自由』為武器

去對抗擁有壓倒性優勢的『命運』？

可是，如果一旦向命運低頭

人生就變成機械

除非因了天天換水

能把鱸魚養活

否則命運與自由永遠無法協調。」

—這是什麼緣故呢？

## (2) 〈大猩猩的悲劇〉的童話

人生是否荒謬

那就要看人自己如何活下去

總要記得——

眼睛不能聽，耳朵不能看

思想卻可看到眼睛看不到的

思想也可聽到耳朵聽不到的

但不管思想如何神通廣大

有一天也會想不通

那就是人性善心中有一份

神妙莫測的「愛」

人為了追求真愛，可以犧牲

生命中的一切，甚至是生命

為了「愛」，人要好好的修持自己

在立德止罪中建設生命

思想不能等於修德

修德是不能找他人代替的

德之不修是人自己要反思和負責的

反思如何修德是思想的能量

可不要掉以輕心

人生因愛而顯得有點荒謬

——現時代的荒謬

……這是什麼緣故呢？

## (3) 〈種子落在荊棘裡〉的童話

在荊棘叢裡的稻苗

依然能堅忍的長出豐富的佳穀

自由地戰勝了荊棘的束縛

使農夫見之

把荊棘砍了，揆在大裡燒成灰

犁平了土地

插上稻苗，撒上荊棘的骨灰

農夫心花怒放的

等待荊棘肥沃的田中將要長出的

精美紮實的佳穀

——這是什麼緣故呢？……

在人生的路上

由此岸伸展到彼岸

有著多少的危險

所謂「大道自有難易

天君常得安和」

只要人在艱難危險中

常保持心靈的安和與寧靜

便能觀復知常

由此岸默默地

以「心大能容

心虛能受

心平能論

心潛能觀  
「心定能應」的心境  
超越一切人生之苦  
走上彼岸之途  
好能超凡入聖  
……這是什麼緣故呢？

#### (4) 〈天鵝與水鴨〉的童話

小水鴨被送入鴨都農場  
經過七年的訓練  
學習了遊心於天地間的技術  
可以脫去黑色的羽毛衣  
換上白色的袍子  
再進行思想的培育二至三年  
使之明辨善惡是非  
尋索生命來源和宇宙成因  
落實生命的靈性修持  
小水鴨也走向成熟的高才生  
便透過剪髮禮  
重新將生命的思想投向神妙之境  
迎觀天空的浩瀚  
了悟天地的厚德  
體驗人世間的煩雜  
保持內心的真純  
七年的潛修和體認  
毋執物我

在心齋坐忘中脫胎換骨  
忘我地振翼高飛  
便可披上新衣裳  
透過鴨都主教的祝聖  
變成天鵝飛入人世間  
傳揚醜小鸭變天鵝的福音  
……這是什麼緣故呢？

#### (5) 《存在的童話》的綜觀

「這是什麼緣故呢？」  
龜兔賽跑  
兔子輸了！  
小醜鴨可以變成天鵝  
小豬的理想何在……依然在污泥中  
才感到喜樂的自在？  
大猩猩本來想變成人一般有智慧  
卻不願接受造物主的好心  
只一味硬說，只是用腳走路  
便是唯一足夠的條件  
不肯用頭腦思想  
便失去了機會  
因為造物主走了  
螢火蟲在太陽無私的光照下  
顯不出自己的美麗  
永遠在黑暗中才可展耀自己



世界上有多少理由  
叫人活在荒謬中  
人也遇到多少荒謬的事情  
在荒謬中人有多少得與失  
「得」是幸福嗎？  
抑或「失」才是幸福呢？  
但要知道，幸福不是一切  
人要有責任  
在有生之日  
尋找那有限中的永恆  
不要失去是非觀念只求眼前的利害關係  
要在有限的時間中保存生命的智慧  
在極限的此岸，努力超越自己  
走向無限的彼岸！

## 五、結論：「童話」幼稚的飛揚

人的思想是宏觀的抑或是微觀的？  
理智在思考中為人繪劃了一個  
生命的歷程  
不管您願意思考或不願意思考  
您的理智使您的生命與禽獸  
作出分辨和肯定  
然而……人要學習以宏觀的角度  
思索人生的整體與歷程

為使生命有些色彩和光芒  
人便在中庸之道中  
抉擇生命的善，以止於至善  
好能為自己的生命奠定基礎  
——活在德性中  
人在思考德性的同時  
也肯定自我的存在  
——就是透過思考中的明證、分析、  
綜合和實例肯定了「我思故我在」  
使自己透過對事物的懷疑  
默默地尋找明燈  
紮實地在生活的經驗中  
找出立德的倫理基礎  
強化自我思想中的自信  
確立生命的自由  
明認以家庭為本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  
將自己放在希望裡  
好能克服絕望  
使自己成為一個健全的人  
心中充滿著對永恆的存在作出投向  
……這是什麼緣故呢？  
一股飛越大地廣土和人心的幼稚氣息  
正飄向每一個童心未滅的人心裡  
——深深的吸了一口

幼稚氣息便充滿有童心的人心

眼睛一開

舉頭一望

便看到天上閃爍的星星

喜悅便充塞

使人——心花怒放

了悟自我可愛的存在

再俯首一看

草地上的小花

雅緻的面容

散發出真誠無偽的微笑

使人忘懷了生命的痛苦

在「難得糊塗」和「吃虧是福」的啟迪下

能虛心自在……無怨無尤的遊心

此刻

人心清明的真純

在小孩子的眼睛中呈露出來

展示了人世間的美麗

這是什麼緣故呢？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鄒教授抱著赤子心，不斷的問：「這是什麼緣故呢？」為建立自己的生命哲學，將西方士林哲學的精粹和天主教的信仰精神，內在性的融會一體，尋索人生超越性的幸福，因為「活得更幸福，是人人的希望。」試想：「一個人生存在

天和地之間，生存在人與人之間，開始自覺到自己存在時，自然而然地就會發問：『我如何活下去？』『我為什麼生存在世界上？』」就是這些問號為鄒教授打開了生命的思考大門。因為哲學從「為什麼？」問題的發展和重心站在文化的探討立場，以人性為出發點，藉以理解哲學發展的來龍去脈，加上人在生命中的體會，在「觀」的背後有「思」探索，在「思」探索後，必須有「明」的理解，再加上不斷「學」的動力，和「行」的實踐，最後，面對生命的終極時，便有了「信」的統一。

所以，鄒昆如教授強調：

哲學的任務，就在於「如何生活」的平實課題之上，注入「為何生活」的抽象問題，而從根本上來界定人生，指導人生。

從事實的、原始的、蠻荒的世界，其間暴露了人性的「智慧」，每一樣人文世界的東西，小至一枚螺絲釘，大至摩天大樓，都表示出精神內存於物質的事實，這事實卻蘊含著無限發展的理想。理想的超升，包含了科學的「真」、倫理的「善」、藝術的「美」、宗教的「聖」。真、善、美、聖的追求，就成為「人為什麼生存在世界上」的答案；同時，真、善、美、聖的境界，也是回答「如何活得更好、更幸福」的問題。

因此，哲學就成為「學問的學問」，成為「學問的總體」，它要人類生存在世界上，卻不屬於世界；它本身有物質的肉體，可是不屬於物質，而是以精神超度自身的現實，走向人生的理想。在理想的生活，它不但要發明科技，而且引導科技，在「知物」的層次上，尋求「真理」，使人能「役物」而不「役於物」。進而

更在倫理道德上確立思言行為的規範，使人性能超度自己，走向「至善」，能夠獨善其身成為「君子」，能夠兼善天下而為「聖人」。甚至，往更高層的境界，走向藝術的「美」，使自己消融在自然和諧之中，獲得「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生命體驗。最後，要以宗教的「神聖」來超度整體的人性，使其進入「涅槃（永生）」。<sup>31</sup>

31 鄒昆如，〈引言〉，《西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85），頁1-4。